

情醉斜阳



吴俣阳 著

忍把浮名，

换了浅斟低唱

柳永词传之风月篇

黄金榜上 偶失龙头望

明代暂遗贤 如何向

朱阑风云便 爭不恣狂荡

何须论得丧 才子词人

自是白衣卿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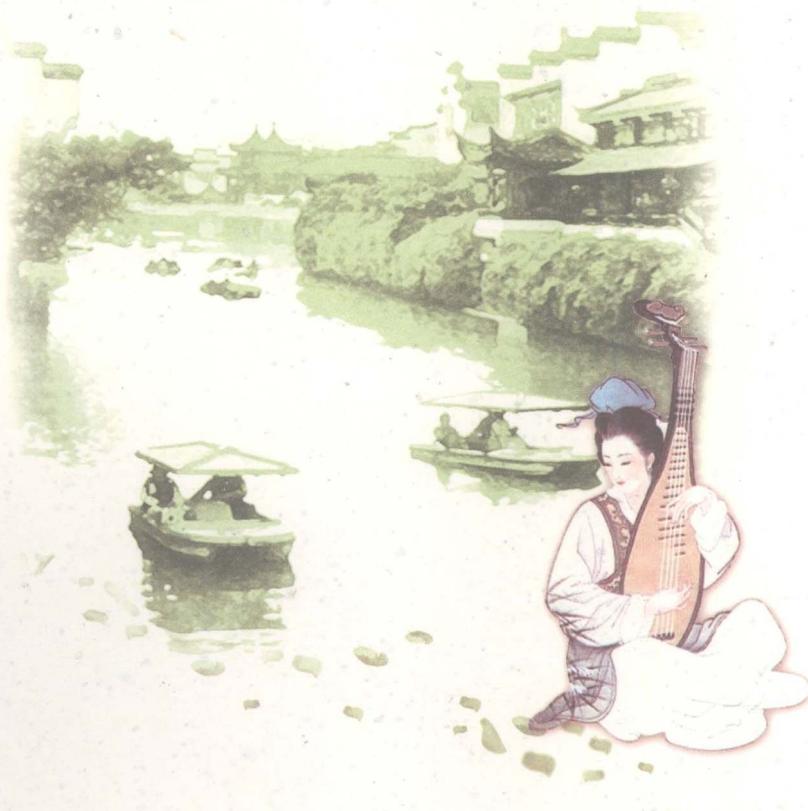
烟花巷陌 依约丹青屏障

幸有意中人 堪寻访

且恁偎红翠 风流事

平生畅 青春都一饷

忍把浮名 换了浅斟低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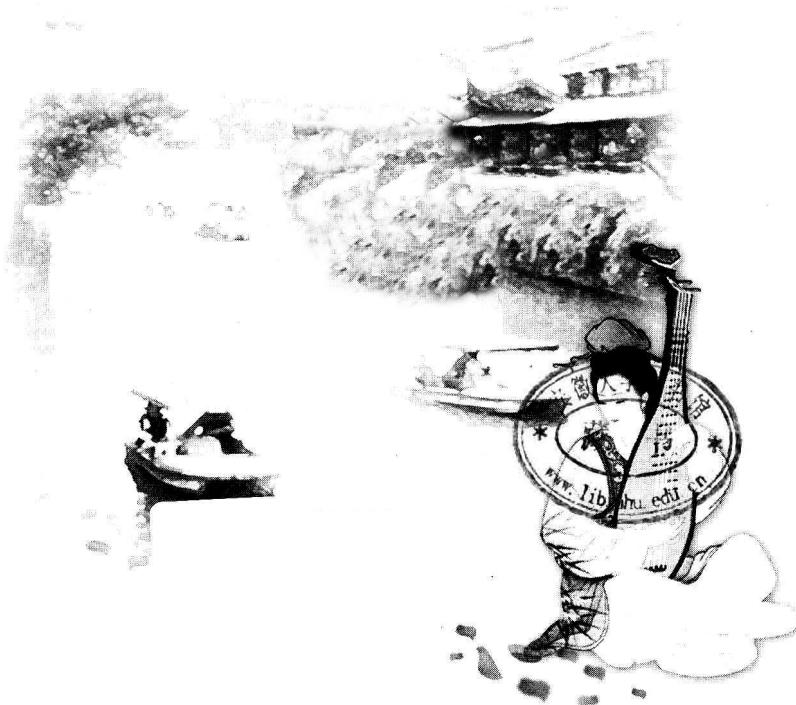
忍把浮名，

换了浅斟低唱

——柳永词传之风月篇

吴保阳 著

黃金榜上 偶失龙头望
明代暫遺賢 如何向
未遂风云便 爭不逐狂蕩
何須論得喪 才子詞人
自是白衣卿相
烟花巷陌 依約丹青屏障
幸有意中人 墓尋訪
且憐恨紅翠 风流事
平生暢青春 都一箇
忍把浮名 漢了淺斟低唱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——柳永词传之风月篇/吴俣阳 著. —武汉：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, 2012. 6

ISBN 978-7-5609-7800-0

I . 忍… II . 吴… III . 传记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55523 号

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——柳永词传之风月篇

吴俣阳 著

责任编辑：杨 静

责任校对：祝 菲

封面设计：刘 卉

责任监印：周治超

出版发行：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(中国·武汉)

武昌喻家山 邮编：430074 电话：(027)87557437

录 排：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

印 刷：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：15.25 插页：2

字 数：233 千字

版 次：201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32.80 元

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

全国免费服务热线：400-6679-118 竭诚为您服务

华中出版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· 情调 1:乘醉听箫鼓 /

- 何处按云轩 · 云衣 · 巫山一段云 1
今生断不孤鸳被 · 云衣 · 玉女摇仙佩 1
乘醉听箫鼓 · 楚楚 · 望海潮 1
忍把韶光轻弃 · 楚楚 · 长寿乐 1
选得芳容端丽 · 谢玉英 · 玉蝴蝶 1
一场寂寞凭谁诉 · 谢玉英 · 昼夜乐 1

· 情调 2:惟有两心同 43

- 会乐府两籍神仙 · 宋真宗 · 倾杯乐 1
画堂一枕春醒 · 宋真宗 · 木兰花慢 1
凤楼深处吹箫 · 师师 · 合欢带 1
画鼓声催莲步紧 · 四美 · 木兰花 1
不早与伊相识 · 虫娘 · 惜春郎 1
惟有两心同 · 虫娘 · 集贤宾 1

· 情调 3:长似初相识 91

- 拟把前言轻负 · 谢玉英 · 击梧桐 1
定然魁甲登高第 · 谢玉英 · 长寿乐 1

一枝梨花春带雨 · 谢玉英 · 倾杯 / 111

醉倚芳姿睡 · 虫娘 · 如鱼水 / 121

就中有个风流 · 虫娘 · 金蕉叶 / 131

殢人含笑立尊前 · 虫娘 · 玉蝴蝶 / 137

· 情调 4:且恁偎红翠 143

楚榭光风转蕙 · 云衣 · 女冠子 / 143

嗟少年易分难聚 · 云衣 · 鹊桥仙 / 151

花谢水流倏忽 · 云衣 · 离别难 / 157

空只添憔悴 · 虫娘 · 慢卷绸 / 165

更不轻离拆 · 虫娘 · 征部乐 / 171

忍把浮名,换了浅斟低唱 · 虫娘 · 鹤冲天 / 179

· 情调 5:更与何人说 187

新词写处多磨 · 师师 · 西江月 / 187

无限狂心乘酒兴 · 秀香 · 昼夜乐 / 199

暂回眸万人断肠 · 英英 · 柳腰轻 / 209

断肠最是金闺客 · 琼娥 · 西施 / 217

多情自古伤离别 · 虫娘 · 雨霖铃 / 223

风烟萧索在何处 · 虫娘 · 引驾行 / 233

情调一 乘醉听箫鼓

何处按云轩·云衣·巫山一段云

六六真游洞，三三物外天。九班麟隐破非烟，何处按云轩？
昨夜麻姑陪宴，又话蓬莱清浅。几回山脚弄云涛，仿佛见
金鳌。

——柳永《巫山一段云》





无数次徘徊在月夜之下，追忆那座青翠欲滴的山。因着名扬海内外的大红袍，因着秀丽的湖光山色，她一次又一次滑入梦里，摇曳着我青涩易感的情怀，惊艳了那些个星光黯淡的岁月，一年，又一年。今夜，轻推西窗，眸光湿润处，朦胧里，我又看到了她，那座在瑰色梦里与我纠缠了几个世纪的武夷山，还有他，那个叫做柳三变的翩翩少年。

那一年，那一月，那一天，他一袭白色长袍，一柄羽扇，一顶纶巾，一身十七岁的寂寞，默然游荡在草色青青的山间小径，亦如今夜的我，怅望明月，轻快的风儿拂不去内心凝结的忧伤。是的，他一直都是寂寞的，紫薇花丛簇拥的流香窗棂下，月光的阴影里烙着他不变的思虑，仿佛是与生俱来的忧愁，让人捉摸不透。

午夜的秋风，透窗而入，吹在身上，微微的凉。想着那座南国的山，念着那个忧郁寂寞的少年郎，寂静中，我披着单薄的外衣，安静地端坐于屏幕前，点开音乐，轻轻敲下：霜花，终于哭出了声音，秋水悬崖边上的风筝，从此，断了线……而后，酸涩的眼眶肿，无眠的夜，浸湿一身冰冷，只是，流年情怀，已成旧事。

窗外的雨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“噼啪”而落，繁乱的节奏直刺心房，季节的风铃，兜转了几个轮回，才换来秋雨阵阵。还记得，每个雨天，淡淡想念总能轻易把那个人从记忆深处拉回，但记忆终归是记忆，更多的时候，心里泛起的只能是那叫做怀念的情思。



雨中情思，又有几人能懂？那么，千年之前的他，十七岁的忧郁少年，又在为什么寂寞？为什么哀愁？为什么叹息？他出身世家，父亲是大宋朝廷命官，身为父母的掌上明珠，他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可为什么他的眉宇间总是清晰地锁着一抹哀而不怨的忧愁？

耳机里漫出的缓慢旋律，那熟悉的乐符，铭记了一场又一场过往的约定。每每这样的时刻，我总在期许一场缤纷的邂逅，为那心上的人儿结束那段流放的岁月，彼时的我，多想把整个秋天点成红叶装进她的心里，填满所有的疼痛。只可惜，后来，流逝的时光终是带走了最后仅剩的眷恋，一切都已来不及改变，莫非，那个少年也在为着那样一个妙人儿伤心难过？

秋雨漂泊，不疼不痒地敲打着心房，倏忽间，眼里凝结了一滴落不下的结晶，它承载着所有伤春悲秋的故事碎片，倘若滴落着地，便意味着一切都有了结局。当雨夜敲响心中某种情愫时，我突然失去了自制的能力，那是关于她的喜怒哀乐，甚至是一颦一笑。

纵然知道，那些置身在天涯之外的山盟海誓，是唯一携手共进的动力，只是，苍白的岁月，糊抹着灰色的伤，再深的情，也不过是昙花绽放，错，即一世。蓦然里，时常感叹流年太过匆忙，未曾停留片刻，心却总是随着时光飞向彼岸，追寻那份永存的希望。

花在流年开，情在流年生，唯祈盼这场秋雨能带回她的音讯，为我，接落这滴晶莹的泪珠，拂散这一季流连的悲伤。亦祈盼那年那月的他，能在寂寞中找到永恒的归宿，让上天还他一个倾城倾国的她，从此，花前月下，生死相依。

寂寂里，我想，他大概总是喜欢寂寞的，因我也是那样心甘情愿地追逐着寂寞的脚步，痛并快乐着。于我而言，寂寞才是人生的美丽境界，它使人远离嘈杂和喧嚣，更滋生出一种叫做纯净的境界，能让人心如止水却又不觉得孤单。或许，正缘于此，整天与诗书为伍的他才倾心要与寂寞做一次伴吧！

于他而言，寂寞是透明的，透明得仿佛一掬清澈的溪水，没有一丝尘埃，透过它可以看到心底的颜色，折射出人生的斑斓。

于他而言，寂寞是清脆的，清脆得仿佛溪水流淌的声音，叮叮咚咚的和弦，奏响来自灵魂深处的歌，跳动的音符是他的思念，他的惆怅，他的忧伤。

于他而言，寂寞是香醇的，香醇得让他分不清苦涩的味道，即使他在寂



寞中放满苦丁，飘出的仍是淡淡的清香，留下的却是浓浓的醇美。

于他而言，寂寞是温柔的，点点滴滴的细腻滋润着丝丝缕缕的柔情，似涓涓细流在窃窃私语，似微微涟漪在轻声呢喃，倾诉他的牵挂，他的相思，他的缠绵。

于他而言，寂寞是纯净的，纯净是一种美丽的心境，让他的忧伤真真切切，让他的爱痛快淋漓，不必做作，无须掩饰，是一种赤裸裸的情感宣泄。

浸在忧伤的乐调里，我轻轻起身，在窗下默默徘徊，试图从那场淅沥的雨中找出他与世隔绝了千年的音容。然而，费尽心思，却仍然找不到，亦听不见，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那无边的落寞，仿佛千年之前的他，伴他而眠的总是那份无法排遣的哀愁。再回首，寂寞如水，水中有他青春的容颜，有他不老的童话，有他深情不忘的眷恋，寂寞的水边，倒映出亭亭玉立的少女、风度翩翩的少年；再回首，寂寞如水，水中的月亮牵着星星的手，在清洗岁月的故事，在捞取丢失的情话，故事里有他情意绵绵的词，情话中有她天荒地老的誓言；再回首，寂寞如水，没有烟花般的璀璨烂漫，却总有徐徐清风弯弯新月相伴左右，让无边的风月在他呢喃的艳词中永恒。

窗外，凋零的落花，依着季节的交替，飘散在风中，眼前不再是姹紫嫣红的一片，就如他和她们当初的相遇一样，从欢喜渐变成生疏。只因，烟带来的是痛，火引起的却是殇。

站在秋天的路口，轻轻踮起脚尖，呼吸着转换的空气。我想，他一直是要知道的，像他那样如烟的男子并没有太多的温暖可以给予别人，所以，在那些流逝岁月里，他无法温暖那些女子内心的寒凉，唯有用自己的身体紧贴着大地，汲取博爱精华，给予她们最暖的关怀。然而，寂寞终在他心里化做点点清泪，汇集成一条瘦瘦的长河，在那苍茫世间静静流淌着，那时，寂寞带给他的已然不只是心灵的平静，那些飘荡的思绪，仿若随风而起的波澜，一点点地刺疼他的心、剜痛他的眼。原来，生命里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，终究，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，而那寂寞并不是一如既往地只能让人感到空灵的喜悦。

他开始为她们写词，写她们的喜怒哀乐，写他自己的寂寞哀愁。然而，白色的纸张终是太过单薄，笔尖稍重一点便能洞穿那些暗藏的隐忍，当所有的文字凌乱成殇时，焚烧便成了最直接的毁灭。

他是烟，夜幕中浮现的袅袅烟雾，只有冷漠，只有薄凉，没有温度，与火



的相遇，恰巧撞击心灵柔软处，便有一丝怜惜之情。他在漆黑的夜晚努力地飞，自由地寻找想要的温暖，追随风的方向，以为离开便可以还她们安然醉笑，却不知，烟散后便是火的熄灭。他武装起来的坚强都在转身之后，突然变得那样狼狈不堪，疯狂舞动身姿，肆意宣泄心中不忍，怎料，误入迷离深处，不留一点痕迹地消失。

动情一时，只为离开做准备。烟随风逝的光阴里，我握紧昔日的余温，在梦里掠过他残留千年泪痕的脸颊，默默祈祷。柳三变啊柳三变，如若不弃，请允许，千年之后的我为你唱起一支不舍的离歌，任你离烟、离火、离尘世……

六六真游洞，三三物外天。九班麟隐破非烟，何处按云轩？

昨夜麻姑陪宴，又话蓬莱清浅。几回山脚弄云涛，仿佛见金鳌。

——柳永《巫山一段云》

恍惚中，我仿佛听到遥遥无尽处有人唱起了这阙《巫山一段云》。我知道，那是千年之前的天籁，来自我心仪已久的南国之山——武夷山。我听到他在说，他说，她是武夷山的蝶，在花间翩跹飞舞，岁岁年年；我听到她在唱，她唱，她是武夷山的蝶，没有轻盈曼妙的舞姿，却有他柔情万种的词赋，有在等待中度过的爱情。

山上的茶叶绿了一年又一年，她美妙的歌谣亦唱了一年又一年。《巫山一段云》，多好的名字，香艳飘渺，芬芳迷人，每一个字眼都隐含着他不羁的风情，处处是诱惑。那一年，那一月，那一日，她像往常一样，夹杂在一群江南的采茶女子中，麻利而娴熟地采摘着那一季的新茶。在闺阁中蛰伏了一冬的姑娘们兴致盎然，聚在一起，有着说不尽的悄悄话儿，然而她却始终沉默着，十指纤纤，只把那新茶摘，只因她知道，她是那武夷山中的一只蝶，她的笑，她的痴，她的美，亦只属于她心底久久渴望的那个从未谋面的他。

她叫云衣。没有丝毫的张扬，一身素衣，一枚简朴的玉簪插在发际，在江南的烟雨中，散发着亘古的茶香。隔着遥远的时空，我仿佛看见她，在株株茶树下翘首而望，盼望着她心中的情郎于不经意间突然闯入她的眼帘。此时此刻，我沉浸在她和他落了灰尘却仍然耀目的陈年旧事里，只愿化身成蝶，停歇在她瘦削的肩头，感受她千年之前那场喜悦与淡淡的哀愁。是的，

我是千年之前伴她左右的一只彩蝶，在她青春的记忆里翩跹起舞，听他为她吟唱那阙唇齿生香的新词。

《巫山一段云》据传是柳三变有史可查的第一首词作。有人说，这是一阙仙游词，而我更热衷于将它看成一首情词。虽是有些一厢情愿，却又不是无据可考，常年穿梭于花街柳巷，有着“情圣”之称的柳三变，第一阙词，又怎能不是为那样一个清新可人的女子所感而作？

“六六真游洞，三三物外天。”那一天，正是春日静好时，十七岁的他背着家教极严的母亲，丢开已然烂熟于胸的四书五经，偷偷跑了出去。父亲柳宜长年在外地为官，管束三个子女的事便落在了慈母头上。三个儿子当中，最小的柳三变自幼便显示出超凡脱俗的气质和盖世的才华，所以母亲把光宗耀祖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他身上，对他的管教相对于两个哥哥而言自然是更加严格，然而，这一切对年纪尚幼的柳三变来说却是不能接受的。他日日夜夜被禁锢在死气沉沉的大院内，除了读书便是赋文做诗，可这并不是他想要的，他只想像两个哥哥一样，能够肆无忌惮地穿梭于武夷山的每个角落，看春花秋月，看日升月落，听溪水潺潺，听鸟语虫鸣，做一个自由自在的快乐少年。

武夷山的美，在深居简出的少年柳三变眼里是个不可捉摸的谜。阳春三月，处处闻啼鸟，头顶的太阳恰到好处地诠释出他对外面世界的神往，心花怒放的他陶醉在芳草萋萋的绿荫丛中，只想用一方青墨研磨出心底最真的渴望。是的，他在渴望在憧憬，然而，他在渴望些什么，又在憧憬着什么？他不知道，他只是按捺不住激荡的心怀，想要对天高歌一曲，而就在那个时候，他终于邂逅了她，那个叫做云衣的采茶女。

只一眼，他便丢了魂。世间怎有如此美貌的女子？不，她本不是人间有，而是谪居人间的仙子才对；不，她就是那只翩跹飞舞的蝶，一只飞舞了千年的蝶，在他前世今生里徘徊了几千年，从来未曾走出他世界的蝶。

像所有言情小说和唐人传奇里一见钟情式的故事一样，他和她，只因那一眼，便彼此倾心。然而老天却不作美，忽地飘起丝丝小雨，采茶的姑娘们纷纷拎着竹篮，伸手挡着额头，落荒而去。群山开始在雾里摇曳，朦胧的茶树，还有她娇媚的身影，都在他眼里渐渐变成了一团团墨，浓浓淡淡，在烟岚中飘逸。落进山里的雨，仿若落进绿色的海绵里，被柔柔地接着，悄无声息，山间的翠色瞬间流淌成了一湾碧溪，远处，一条条白练瘦瘦地挂在“仙



掌”上，溅落的丝丝轻纱，网在崖下的小草上……连绵不息的江水，由脚下滔滔而过，浸着冷冷的雨，仍有她裙袂飘飘，在波心里款步，他的心亦随着她的裙裾变得斑驳朦胧。

“姑娘……”他挡在她面前，满怀羞涩地打听她的芳名。

她低头不语，稍做停留，然后，头也不回地拔腿飞跑而去。

“姑娘……”他望着她远去的背影，大声喊着，“我叫柳三变！我家就住在附近的五夫里！我……”

自此以后，他把她刻在了脑海，烙在了心扉。念书时，听到的是她不息的吟唱声；作诗时，看到的是她采茶时的娇羞，日日夜夜，连绵起伏。她总是于不经意间闯入他的梦里，带给他无数个无眠的夜，只任他朝思暮想。忆着她的容，枕着她的颜，他轻轻铺开纸笺，蘸着浓墨，轻轻铺陈开“巫山一段云”五个隽秀小字。她是他的巫山神女，朝为云，暮为雨，可是，什么时候她才能穿过那条被茶树隔断的小径，来到他的身边，演绎一段襄王之梦？

抬头，武夷山三十六峰隐在云层之后，朦胧缥缈，宛若传说中的仙家三十六洞天，只是不知那秀丽端庄的女子可出没其间？低头，远处的九曲溪蜿蜒流过，仿若九天之胜，亦不知他是否有幸在那里等到他心仪的她？

“九班麟隐破非烟，何处按云轩？”那一日，她匆匆而过，满含娇羞，仿佛九天上等候朝拜的仙子，莲步姗姗，轻妙可破彩云，俯首间便可触碰到那烟雾缭绕的云台之轩。那一瞬，他与她四目相对，情愫暗生。微风中的她，提着白色的衣裙，路过他的身畔，匆忙的步伐吸引了他的视线，原来，她的美是那样的不可方物，那样的充满诗情画意。

初见她时的情景，宛如一出皮影戏，一幕一幕，在他心头上演、回放。她眸中流动的波光，翩然的身姿，都震撼了他的心灵，于是，在寂寥的午夜，他盛装出场，在文字的舞台上，为她醉成一支独舞的弦，用笔尖撰写出香艳的篇章，在梦幻中与她重逢。

“昨夜麻姑陪宴，又话蓬莱清浅。”只是那深居云峰烟壑间的巫山神女早就看惯了月色无边的流泻，听惯了汩汩的水声，久已不作朝云暮雨，久已不再飞舞遨游，尽管风华依旧，绰约如处子，尽管挥袖如风，美丽依然，却终究只是一个传说，一个无关他和她的传说。他在等待，他在祈祷，期盼有朝一日能再与她邂逅，可是茫茫人海，要到哪里将她找寻？



忽地想起麻姑的传说，莫非那日遇见的她便是要前往东海陪宴的麻姑？恍惚间，听到麻姑话说蓬莱清浅，只怅然世间沧海桑田，没个着落。东海深了又浅，可谁解他与她的情深缘浅？昏黄的烛光下，徒留得他一身惆怅，一声叹息，满腹相思，满眼柔情。

“几回山脚弄云涛，仿佛见金鳌。”传说中，东海有三座仙山，分别叫做蓬莱、方丈、瀛洲。在上古时代，这三座仙山因底部无根，终日随波逐流，漂泊无依，仙家们饱受流离之苦，便奏请上帝派遣神龟背负仙山，从此以后，三座仙山才算有了固定的处所。那本居于天宫的麻姑曾经无数次应召前往东海仙山陪宴，每一次都会弄其云涛而见负山之金龟，虽年华不知几何，却始终保持着一颗少女的情怀，惹人怜爱。落笔，举首遥望窗外，云深处，他思慕的人儿可否还在原地等他，又是否也有着麻姑那样清新纯真的情怀？

他不知道。

他只想化成一只蝴蝶，轻轻飞到她身边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；他只愿做她的蝶，翩翩飞舞在茶树间，为她舞动人间所有的绚丽，享受她十指纤纤下的每一次抚慰，以一种平和的心态，迎接转身，笑或不笑，心中都是那样坦然。

她到底是谁？是襄王梦中的巫山神女？是赴宴东海的麻姑仙子？是翩跹飞舞的蝶儿？都对，她是，可又都不是，她只是他的她，他心心念念的她，一个穿越千年旧梦来到他身边的红尘女子。十七岁的他初尝恋爱的滋味，每一日，每一夜，在做完功课后，总会迫不及待地打开藏在枕头下的那阙香词，默默怀想着她。行云流水的文字，细腻真挚的情感，却夹杂着一丝淡淡的忧伤，到底，什么时候，老天才能赐他一段良缘，让他们携手同归？静望红尘，守着那场心底的约定，他为她许诺，生生世世不离不弃，天荒地老莫失莫忘，哪怕踏着流年碎影，哪怕时光拉开彼此的距离，哪怕两岸遥遥相望，他也要为她许下一个阳光灿烂的明天。

一曲终了，窗外霏雨依旧，空灵的夜静谧得能让我听到他的心跳。那千年前的盛世之恋，终究还是携着无法抹去的寂寞，美丽荒凉得令人心痛。神女已随轻风去，云衣依旧在微雨中香艳，唯余他，带着一颗温柔的心、一份真挚的情，游走在文字的江湖里，以淡然的姿势看那潮起潮落。我知道，无论是风雨倾城，抑或是岁月静好，他依然感激着那场美丽的遇见，尽管背后有许多的隐忍，而他，从不开口，只任泪水湮没笔端，摇曳出一阙阙绚美之花。

情调 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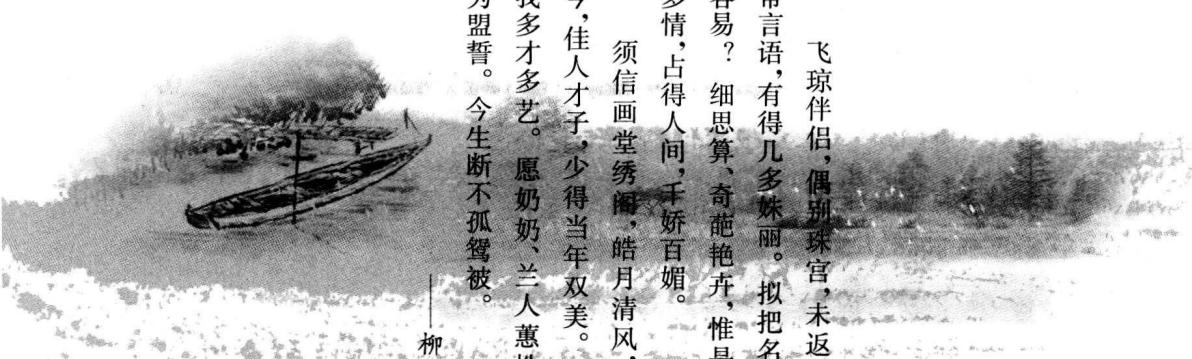
乘醉听箫鼓

今生断不孤鸳被·云衣·玉女摇仙佩

飞琼伴侣，偶别珠宫，未返神仙行缓。取次梳妆，寻常言语，有得几多殊丽。拟把名花比。恐旁人笑我，谈何容易？细思算、奇葩艳卉，惟是深红浅白而已。争如这多情，占得人间，千娇百媚。

须信画堂绣阁，皓月清风，忍把光阴轻弃。自古及今，佳人才子，少得当年双美。且恁相偎倚。未消得，怜我多才多艺。愿奶奶、兰人蕙性，枕前言下，表余深意。为盟誓。今生断不孤鸳被。

柳永《玉女摇仙佩》



神魂颠倒皆因他，七情六欲皆因她。

穿梭在浮华的街道、喧嚣的人群里，静观眼前这座纸醉金迷的城池，我又想起了他，那个白衣飘飞的翩翩少年柳三变。历经千年，若不是，旧日晴好，我又怎会安心于一处没有他的角落？

唏嘘的叹息声，在漫长的午夜里延长，愈来愈深沉，愈来愈哀怨，青春韶华，或许只为那场盛世的相遇，便落满一身尘埃。试问，心与心，是否真的没有距离？试问，时光是否真的可以穿越？

越过山水相邻的边界，究是他的无心还是我的有意，才惹来这场前世今生的追忆？徜徉在天堂路口，绕道而行的平视，最终还是酸了鼻尖。停下轻盈的脚步，蓦然回首，风声渐起的刹那，他的身影依然那般决绝，归去。

前尘湮灭，他的多情如流水落花般被时光冲走，那一世千回百转的离别与相聚，瞬间惊乱回眸，迎着旧景，踏破往事记忆，重重。再回首，浮华的岁月，融合半颗心的来去，淹没在指间，淹没在流年，情随事迁的无奈，原来，竟是如此毫无余地。

带着放逐的思念，安守在枫叶红于二月花的季节里，遥想那些春秋的寂寞，不过也只是让心回归原来的位置，不远不近，与他仅有一尺之隔。然，亦明白，即便有一天，再相遇，脸上的笑容依旧为他绽放，却已没了那份陈旧的心情，只能卸下沉重的诺言，与他寂静擦肩，亦如千年前，他与云衣的擦肩、回眸。

爱上一座城，只因一个人；爱上一座山，只因一个人。一念，崇安城；再



念，武夷山。那是他的故里，是他和云衣初相识的地方。那里有一只翩跹飞舞的蝶，那是我，千年前的我。我停在他的肩头，感受着他的忧郁；我歇在她的脚畔，感受着她的痴心。我衔着他的瑰丽的梦，却不知怎么给他一份温暖；我衔着她的哀愁，却不知怎么给她一份怜惜。最终，我只能衔着一枝血红的玫瑰，夜夜游走在他心中，在她眼前。

小桥，流水，粉墙，黛瓦，垂柳，清风……姑娘你在哪？日夜念叨着那个令他魂牵梦绕的采茶女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与她花前月下，共叙相思。踮起脚尖，只想与她在梦里再靠近一点，更不知是否这样就可以互相依偎着。是谁曾灿烂了谁的容颜，又是谁在思念谁的过往？难道，错过便是永远，偶然相遇，必然相离？恋了一天又一天，觅了一天又一天，偷偷跑出去无数次，走过的山路弯弯曲曲，脚底被磨出了血泡，竟是再也无缘相见。

潸然泪下，只能在梦里找她。梦里，她是枫，她是颜，她是影，她是千年白狐，更是许他一世安然的女子。红尘千万丈，他们携手轻踏浪花，在文字的江湖里畅然行走，那时，她为他浅笑，他为她欢唱，为今生的相遇，为来世的相约，亦为相伴不离的诺言。

每个午夜，梦里的他与她，总是不约而同地出现在同一个地方，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，然后，互相催着彼此早些休息，只是，时光一点一点地流逝，他们依旧在夜幕中谈笑风生，丝毫不在意时间的早晚。当周围都安静下来时，才恍然发现，原来已是凌晨，他笑着说她是梦想精灵、如烟女子，她回他，素颜若水、望月伴影。

然而，梦醒后她又在哪里？怅望窗外，最美的风景，不是依山傍水，不是江山如画，而是相爱的人终日相伴的身影，即便是在荒无人烟的草地，依然能听到笑声连连，依旧能看到幸福的笑靥在嘴角浮现。然而，于他而言，幸福就是守着空房，等她出现，陪他慢慢老去……

良辰美景可遇而不可求。但遇了，未必就相识。当所有的努力都付诸流水时，他只能踩在忧伤的浪尖，等待一场葬花泪的洗礼，任身后这座冷若寒川的深院，冰封所有前尘。人已去，何处寻，道是茫茫天地，奈何有情人？

阳光洒在脸上，还记得，她那日微笑时的模样，醉心又迷人。或许，这一路觅来的辛酸，单单只是一纸的情怀，便能让心毫无距离地贴着温暖，倾诉满腹柔情。浓墨蘸满流年光影，梦中的点滴都显露在泪迹斑斑的字里行间，也许，什么话都不用说，远方的她便能通晓他所想的一切，用美妙的歌喉为他定格诗情画意的人生。他知道，那便是心有灵犀。



儿子的心思，很快就被细心的母亲发现。且不提那女子究竟姓甚名谁，即使知道了她的来历又能如何。想他柳家乃是名门世家，再不济，也断然不会让子孙娶一个采茶女子为妻的。母亲端着一碗冰糖莲子羹送到书房中，不无心疼地望着日渐消瘦的他叹口气，劝他以功名为重，莫要再胡思乱想些没用的东西。何为胡思乱想？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这可是古圣贤说的，为什么母亲就不能体会他这一片相思之苦？

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母亲板着脸瞪他一眼，把当朝皇帝宋真宗劝勉世人读书的句子念了出来。是吗？书中有黄金屋，有颜如玉吗？十余年寒窗苦读，他何曾见过黄金屋，又何曾邂逅颜如玉？若不是那日背着母亲和两个哥哥偷偷跑了出来，又如何能遇见那宛若神女的采茶姑娘？

他铁了心要娶那不知来历的女子为妻，从此茶饭不思，缠绵病榻。母亲不得已，只好叫来三复、三接两个儿子，让他们出去打听采茶女的下落。没想到，这一打听，倒真把个天生丽质的绝世佳人给唤了出来。她叫云衣，多么动听、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！当两个哥哥费尽周张，打听出云衣的下落后，他自是兴奋得无以复加，飞快地跳下床，哪还有半点病人的模样。

云衣，云衣，我来了！我要用妙笔定格这美好的瞬间，我要用一生的时间，与你一起品味漫漫人生路上的喜怒哀乐。我只想，与你携手，远离喧嚣，追寻一处宁静的世外桃源；我只想，与你携手，退隐红尘，不问是非纷扰，独享那一份清雅；我只想，终生为你赋诗作词，待暮年之时，依然能够伴你左右，听着《巫山一段云》的浪漫心曲，剪下一段温存，送给你，温暖你冰凉的手心。

母亲的阻挠并没能拉回少年那颗骄傲的心。他发誓，今生今世，非云衣不娶。无论结局如何，无论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多么难以逾越的鸿沟，他都会紧紧拽着她的手，坦然迎接，哪怕是暴风骤雨，他也不会畏惧。云衣，别怕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给你应有的名分，他向她许下誓言。

寂静时光，他在她耳边诉说着一场又一场美丽的相遇，相知的心在跳跃的指尖下翩然起舞，流泻的情愫在眼底绽放出最灿烂的光芒。依然是清风醉月、起舞翩跹，跃起的姿势与时光一起跨过流年。那些个日子里，她笑，因他的柔情抚平心中波澜；他欢，因她的阳光温暖了季节的轮回；她喜，因他的淡然恰似一缕清风，拂过脸颊，轻盈舒缓；他乐，因她温柔的心里，总有个白衣翩翩的他。于是，与世无染的有情人，在水天一色的武夷山中，旁若无人地感受着彼此的温情，任相思的钟声漫延心间，不来，不去。